

孝

經

大

全

孝經大全卷之十一

明新安呂維祺等次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

長上聲
治去聲

此又極言孝之感通以贊孝之大也易曰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明王父天母地者也父母天地本同一理故事父之孝可通於天事母之孝可通於地明

謂明其經常之大察謂析其曲折之詳說

易

卦云乾爲天爲父事父孝故能事天是事
父之孝通於天也坤爲地爲母事母孝故
能事地是事母之孝通於地也○白虎通
曰王者父天母地此言事者謂移事父母
之孝以事天地也○祭義曾子曰樹木以
時代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
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又王制曰獺祭魚
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
爲鷹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
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此則令無大小皆順
天地是事天地能明察也○孔子曰仁人
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
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
○慈湖楊氏曰父母卽天地人生而孰已
私起意彼此牢不可解一日醒覺吾性清
明廣大無際無畔誠不見其有天地之殊

荀子通則事父母實不識父母况能事
天地孝子之心卽天地之道惟不自知故
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雙峰饒氏曰人
受天地之氣以生而有是性猶子受父母
之氣以生而有是身父母之氣卽天地之
氣也分而言之各一父母也合而言之
舉天下同一父母也人知父母之爲父母
而不知天地之爲大父母○又曰天以至
健而始萬物則父之道也○草廬吳氏曰
萬物則母之道也○草廬吳氏曰天地者
吾之父母也父母者吾之天地也天卽父
父卽天地卽母母卽地人事天地當如事
父母子事父母當如事天地○董鼎曰此
明察二字亦是就前章天經地義二句引
來孔子曰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孟
子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大抵經是總
言其大者義是中間事物纖悉曲折之宜
董子所謂常經通義亦是此意惟其爲天

之經也所以事父孝故事事天明惟其爲地
之義也所以事母孝故事事地察明字氣象
大聰明睿知無所不照察則工夫細文理
密察無所不周○鄭氏曰王者父事天母
事地言能敬事宗廟則事天地能明察也
○祺按事父母亦不專言宗廟○孫本曰
明王推所以孝父者事天於郊而其禮明
推所以孝母者事地於社而其義察○祺
按事天事地凡所以參贊調燮以體
元者皆是不但事之以郊社而已也推孝
爲弟而宗族長幼皆順於禮則凡在上下
之人皆自化而治矣邢昺正義曰此言明
王能順長幼之道則
臣下化之而自理也○長幼順蓋就事
父母推之上下治蓋就事天地推之夫
言孝至於天地明察天時順而休徵協應

地道寧而萬物咸若神明之道於是乎彰矣不言上下治者舉重也明王孝德感通

之神孰大於此

正義曰言事天地若能明察則神祇感其至和而降

福應以佑助之是神明之功彰見也書云至誠感神又瑞應圖曰聖人能順天地則天降膏露地出醴泉詩曰降福穰穰易曰自天佑之吉無不利○朱子曰

聖人之於天地猶子之於父母又曰敬天

當如敬親戰戰兢兢無所不至愛天當如

愛親無所不順

慈湖楊氏曰明王之孝父母孝異乎未明者之孝未

明者之孝雖孝而未通故於事天不明其天事地不明其地不特不明其天馳跡不

明其父母雖知父母之情意不知父母之
正性不自明已之正性故亦不明父母之
正性亦不明天地之性人皆曰我惟
知父母不知天地此不知道者之言

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
有兄也宗廟致敬不怠親也脩身慎行恐辱
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

行去聲

孝弟之通於天地神明如此故雖天子至
尊尊無二上而必有尊於天子者蓋父也
故不可以弗孝天子至尊故莫之敢先而
必有先於天子者蓋兄也故不可以弗弟

按鄭氏註父謂諸父兄謂諸兄皆祖考之胤也禮君讌族人與父兄齒也吳氏亦言所當尊者諸父所當先者諸兄○祺謂父兄仍指自己父兄而諸父諸兄皆在其中爲是若只作諸父諸兄則上文事父孝亦可謂諸父乎安能通於事天故解經者當以經解

經誠然至於宗廟之祭必致其敬事死如生言不敢忘其親也然必脩身而謹其行

恐行一有失而玷辱其祖考也

橫渠張子曰今人之

祭祖祖但致其事生之禮陳其數而已其於接鬼神之道則未也祭祀之禮所總者博其禮甚深今人所知者其數猶不足又安能達聖人致祭之義○羅氏汝芳曰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經曰脩身慎行恐辱先也

○董鼎曰脩身慎行事親之始終不出於此故爲人子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惟恐一言一行之玷以辱其親

鬼神謂祖考之

神夫言孝至於宗廟致敬則洋洋在上來

格來饗而鬼神之道於是乎著矣不言脩

身慎行者亦舉重也明王孝德感通之神

又孰大於此

正義曰上言神明謂天地之神也此言鬼神謂祖考之神

也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先儒釋云若就三才相對則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言天

道玄遠難測故曰神也祇者知也言地去人近長育可知故曰祇也鬼者歸也言人

生於無還歸於無故曰鬼也亦謂之神按五帝德云黃帝死而民畏其神百年是也

上言神明尊天地也此言鬼神尊祖考也
○朱子曰周禮言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
三者皆有神而天獨曰神者以其常常流
動不息故專以神言之若人亦自有神但
在人身上則謂之神散則謂之鬼耳鬼是
散而靜了更無形故曰往而不來如人祖
考氣散爲鬼矣子孫盡精神以格之則洋
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豈非鬼之神耶
魂者陽之神魄者鬼之神見淮南子註

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

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弟去聲

故總結而贊之言孝之大至於天地鬼神
相爲感應則徧天地間無非孝道克塞人

神無間上下協和故孝弟之至其極自然
通融貫徹於神明光明顯耀於四海上下
幽明無所隔礙而不通者明王孝德感通
之大至於如此所謂以順天下民用和睦
上下無怨至矣無以復加矣說苑曰昔者
舜盡孝道天
下化之螢商率服北發渠搜南撫交趾莫
不慕義麟鳳在郊故孔子曰孝弟之至通
於神明明光於四海舜之謂也○虞氏淳熙
曰神明孝悌不是兩事畧無毫髮間隔置
之而塞乎天地間矣四海孝弟總是一心
不屬形氣窒碍推而放之而準矣又曰孩
提之知覺因齋戒之精明而還郊社之明
察因宗廟之肅將而得○又曰謹按孔衍

這話說人都把來看做奇怪的不知母嚙
指而子心動父膺疾而子汗流至于甘露
靈泉神人織女日烏月兔地金冰鯉以及
芝草異木種種感通種種難測我成
祖文皇帝詳載孝順事實中且親灑宸
翰歌咏其美爲人子者豈可不篤信故
引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以明之慈湖楊氏曰無

思不服者以東西南北之心同此道心故
默感而應也有道則應無道則離易曰聖
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曾子曰夫
以此道至神無所不通故也

孝置之而塞於天地溥之而衡於四海施
諸後世而無朝夕○程子曰神明孝悌不

是兩事

橫渠張子西銘曰乾稱父坤稱母
子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

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
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
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
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
瘁殘疾憊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
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
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
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
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
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
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
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
全者參乎勇于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
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于
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龜山楊氏曰
西銘只是發明一個事天底道理又曰堯
舜之道曰孝弟不過行止疾徐皆人所日
用而已夏葛冬裘渴飲饑食日出而作晦

而息無非道者推是而求之則堯舜與人
同反而求之而天下之理由是而通天
下之志類萬物之情參黃帝湖楊氏曰六
大地之化其則不遠矣
合之間天地鬼神無所不通無所不應自
私自蔽始隔始離私去蔽開通應如故北溪
陳氏曰心至靈至妙可以爲堯舜參天地
格鬼神雖萬里之遠一念便到雖千古人
情事變之秘一照便知雖金石至堅可貫
雖物類至幽至微可通

○謹按

孔子嘗謂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如
視諸掌其言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至於事
天地通神明光四海言大而理約

呂覽曰
人主孝

則名章榮下服聽天下譽人臣孝則事君忠處官感臨雖死士民孝則耕耘疾守戰固不敗北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夫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從者其惟孝也○朱鴻曰此章統論明王之孝之大無間於生死存亡而一之者說者不察以首節卽主祭享言然則明王于父母直待祭享而始盡其孝乎若以爲然則下文宗廟致敬爲重出矣○草廬先生以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八字錯簡在故雖天子之上今移易於鬼神著矣之下學者近多宗之今仍依舊本但分屬三段看正見主筆精妙包括無遺無錯又何必支離纏繞而移易于後此蓋惑於孝弟二字要平看不思弟字係是帶說者非對舉以並言○首節止言事父孝至神明彰矣不申長幼順二句者以天地旣明察矣况長幼有不順乎神明尚昭彰矣况上下有不治

乎或以此二句專指弟說則王者之治化豈偏屬於弟道乎殊不知能孝自無不弟又舉幽則明者可見○次段止申鬼神著矣一句不及天地不及治平者蓋以上下可類而推孝極自無感而不應○末段方提出一孝弟字來又不言通鬼神及治平者蓋以通神明則鬼神在其中光四海則治平在其內聖筆精微言簡意盡如此

右第十六章

今文古文俱同古文此章

下在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章之上今文爲感應章○朱子曰此皆格言○吳氏曰今詳此章文理精深正釋至德要道之義當爲傳之首章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八字錯簡在故雖天子之上今詳故字承上起下申說上文長幼順之義而宗廟致敬乃申說章首事父孝事母孝之義

地明察則因章首事天明事地察而
言著矣彰矣二句文法協比不應間
隔下文通於神明又承神明彰矣一
句而言如此辭意方屬維祺按天地
明察二句正應首四句不應在鬼神
著矣之下草廬其亦臆爲之者乎

孝經大全卷之十一

終

孝經大全卷之十二

明新安呂維祺箋次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
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

惡如字

此又論移孝爲忠之道以廣中於事君之

意君子指爲臣者上謂君也

邢昺正義曰經稱君子有

七一曰君子不貴二曰君子則不然三曰

淑人君子四曰君子之教以孝五曰豈弟

君子以上皆斷章指聖人君子謂居君位

而子下人也六曰君子之事親孝此章君

子之事上也則皆指賢人君子也○又曰前

語而好犯上謂凡在已上者此上雖指君

而言

言進謂進見於君退謂既見而退盡忠謂

事有當陳者思以竭其忠愛之心

按說文忠敬也

盡心曰忠字詁曰忠直也論語曰臣事君以忠盡忠者言敬其職事直其操行盡其節操致身受命也補過謂已之責有未塞者思以

彌縫其闕失而補之

禮記少儀曰朝退曰退左傳引詩曰退食

自公杜預註臣自公門而退入私門也謂退朝聖公享畢而還家之時則當思慮以補身之過故國語曰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言若有憾則不能安是思自補也

將助也順導之也其美謂君之善

按孔註尚書泰

誓云肅將天威爲敬行天罰是將訓爲匡行也言君施政教有美則當順而行之匡

謂正之於微救謂止之於顯其惡謂君之

愆

按詰文匡正也馬融註論語云救猶止也君有過惡則正而止之尚書云子違

汝弼汝無面從是也○楊氏東明曰凡諫補其所闕者也以闕補闕未有能補故其道貴自完矣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闕故也况君父之前天下之大乎顧夫世之諫者各有其心或擇奇事以立名或就易事以塞責或意念不在君父而攻麗語以悅人或機軸不由本心而揣人情以附勢嗚呼內省多疚闕孰甚焉以此欲匡主德濟時艱收補益之效是何異立曲木而求直影也

義接下如父子之一氣如元首股肱之一

體故必如是而後能相親也

書曰居上克明爲下克

左傳曰君義臣行如此則能相親○董鼎
曰君猶父臣猶子相親猶一家也君爲元
首臣爲股肱相親猶一體也此相親之至
也○徐鉉曰君人者推赤心以接下者也
臣人者推赤心以事上也○上下交感政
是以和故大易之義在上者其道下降在
下者其道上行則曰天地交泰上者自居
其上下者自居其下則曰天地不交否然
則爲上而下降甚易爲下而上達甚難○
景公問晏子曰忠臣之事何如對曰有難
不死出亡不送公不說曰君裂地而富之
疏爵而貴之有難不死出亡不送何也對
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諫而見
從終身不出臣何送焉○孔叢子曰事成
主裁其賞事敗臣執其咎君總其美臣行
其義然君不猜其臣臣不隱于其君故動
無過計舉無敗事

○按國語士朝而受業晝而講

貫夕而習復夜則計過

鄭氏曰君有過失則思補益韋邠曰

退歸私室則思補其身過○祺按補過謂自補其過非謂補君之過蓋進則盡忠于君退食則思有愆忘遺失未盡忠處必思補之進而復盡耳作補君過似不如此之切盡忠內卽有補君之過意下文將順匡救卽盡忠之目也言匡救而補君之過可知則退思補過仍作補自己已過爲是補過正所以盡忠也

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詩小雅隰桑之篇遐遠也言臣心愛乎君雖在遐遠不謂遠者蓋愛之一念藏之中

心何日忘之也使非本於孝何以能忠君

若是

虞氏淳熙曰夫子引小雅隰桑之詩說道爲臣的心裏既然愛着君王胡

不把直言去告君王可見他必匡救其惡了若是不曾去救或救之不得實落放心不下

下憊憊在念憂去憂來何日忘懷亦是申明以顯父母的意思○維祺按引詩之

心乎愛者何明忠臣之本乎愛也君子事君事親有左右就養無方者有左右就養

有方者有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者有三諫而不聽則去者雖若不同其出于至

誠惻怛之意愛君愛親非有二也學不本於正心誠意愛不出于中心其卑者爲態

臣之修飾與媚臣之迎合而已其高者亦不過才臣之幹辦應臣之攻訐而已故曰

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愛君之至也忠臣孝子之心皆本於此○又曰心乎愛者

孩提之知也遐不謂者岵岵之思也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者終身之慕也是故孝者

忠之本也

○曾子曰事君不忠非孝也

司馬溫公曰某

事親無以踰于人能不欺而已矣其事君亦然○又曰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爲子必孝爲臣必忠○董鼎曰忠臣事君如孝子事親先其意承其志迎其幾而致其力一念之善則助成之無使優游不決沮遏而中止也一念之惡則諫止之無使昏蔽不明遂成而莫救也陳善閉邪慮之以早防之以豫戒于未然止于無迹此魏鄭公所以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也○祺按穎考叔存羹遺母與陸績懷橘人皆以爲孝蔡襄之獻茶亦是此意而人有病其諂者乃知小忠小愛非所以爲忠也君子正色立朝責難陳善不負所學不負天子以孝作忠其道如此○孟子曰君

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

已

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不仁耳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曰

我先攻其邪心心無邪而志仁然後天下事可理也又曰有剪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養生之戒則卽時諫止○西山真氏曰當道謂其勳合于理也志仁謂心在于仁也君之所行皆合乎理而其心常在于仁則雖土地之狹不害于與君之所行不合乎理而其心不在于仁則雖土地之廣不能保其有然道之與仁非有二也以事之理而言則曰道以心之德而言則曰仁孟子告齊梁諸君一曰仁二曰仁正欲其志于此也心存于仁則其行無不合道矣事君者不可不知此○南軒張氏曰某每登對必先自盟其心曰切不可見上喜便隨順將去恐一時隨順後來收拾不得上嘗

曰仗節死義之臣難得其對曰陛下未嘗所以求之之道上曰何如曰當於犯顏敢諫中求則臨事可以得仗節死義之士矣若平時不能犯顏敢諫他日安能望其仗節死

義

○程子曰人臣以忠信善道結于君

心必自其所明處乃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通故納約自牖雖艱險時終無咎也

易之坎六四曰樽酒簋食用缶納約自牖終無咎○程子曰大臣當險難之時唯至誠見信于君其交固而不可間又能開明君心則可保無咎矣又曰夫欲上之篤信唯當盡其質實而已所用一樽之酒二簋之食復以瓦缶爲器其質實如此又須納約自牖納約謂進結于君之道牖開通之義室之暗也故設牖所以通明自牖言自

孝緯大全卷之十二

五

通明之處以况君心所明處詩云天之牖民如堦如坳能如是雖艱險之時終得無咎也又曰自古能諫其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故許直強勁者率多取忤而溫厚明辨者其說多行○朱子曰納約自牖雖有向明之意然非路之正終無咎者始雖不甚好然于義理無害故終無咎無咎者善補過之謂也○雲峯胡氏曰納約不自戶而自牖亦坎之時不得已也○潘氏夢旂曰納約自牖與睽之遇主于巷同意皆言艱難之時自間道而通于君也六四居大臣之位當坎險時雖自牖納約非其正道終無咎也居治平之世由間道而結于君則不可矣惟睽坎之時爲然○董鼎曰後世所謂忠必至犯顏敢諫盡命死節而後爲忠不知救其橫流而拯其將亾未若防微杜漸爲忠之大也此龍逢比干之忠所以不如皋夔稷契之良而孔子亦以

將順其美臣救其惡爲盡忠補過之至也
苟非君子進則而從退有後言有美不能
助而成也有惡不能救而止也激君以自
高謗君以自潔諫以爲身而不爲君也是
以上下相疾而國家敗矣今君子事上所
以忠愛其君者如此則君享其安佚臣預
其尊榮故君臣上下能相親也 ○司馬氏曰周易天地交

爲泰不交爲否是故君降心以訪問臣竭

誠以獻替則庶政修治邦家又安君惡逆

耳之言臣營便身之計則下情壅蔽衆心

離叛丘氏濬曰自古帝王旣自謹其所言

尤必求人之賢以爲已助因人之言
以爲已鑑聞則拜之聽則納之卑辭以誘
之厚禮以招之多方以來之博問以盡之

和顏悅色以受之大心宏度以容之如所
謂直言極諫拾遺補闕者下詔以求責已
以訪使人人得以自達是以陳言而善者
則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當
言不言者則制罰以戒之書曰臣下不匡
其刑墨是也言雖過于訐直有所不堪忍
者亦容以受之而不加以罪史曰殺諫臣
者其國必亡是也夫如是則嘉言罔攸伏
君德之修否朝廷之闕失臣下之賢佞民
生之休戚皆因言以達于上有以爲思患
豫防之計而不至于噬臍無及之悔若大
臣持祿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
情不得上通其患必至于危亡○西山真
氏曰盡忠補過無一時一念不在君也有
善承順之有惡正救之此愛君之至者也
臣以忠愛而親其君君亦諒其忠愛而親
之非古昔盛時臣主俱賢無此氣象也後
世人臣有盡其忠愛而君反以爲仇者吁

可歎哉

右第十七章

今文古文皆有古文君子

上下能相親無也字今文爲事君章

○朱子曰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亦左

傳所載士貞子語然於文理無害引

詩亦足以發明移孝事君之意○按

左傳宣公十二年晉荀林父爲楚所

敗歸而請死士貞子諫曰林父事君

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其敗也如日月

之食于是晉侯使復其位○維祺按

孝經孔子爲明王以孝治天下而發

非止言家庭事親之一事也而其首

章卽曰中於事君如諸侯卿大夫士

無非言孝亦無非言忠其餘章所言

事君之忠不一而足至十七章則于

忠君一節尤爲篤摯是經也謂之孝

經可卽謂之忠經亦可後世乃有依
十八章作忠經者無論其僭擬聖經
而其言亦非皆孔子之言且湊泊割
裂全不類經是後世二九神經之流
耳而好事者每與孝經並稱無惑乎
安石謂孝經爲淺近之書而廢黜之
也悲夫

孝經大全卷之十二終

孝經大全卷之十三

明新安呂維祺箋次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

喪平聲下同偯于豈反
聞樂之樂音岳下音稚

此又備言死事之孝以盡孝之變也孝子

於父母生成之恩昊天罔極一旦不幸而

居親之喪

書云百姓如喪考妣禮記檀弓云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

服孟子養生喪死無憾並平聲讀○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

喪乎○却氏敬曰親死曰喪喪失也孝哀

子不忍死其親如視尚在相失云爾

痛之極五內割裂

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

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擗踊盡哀而止矣張焉愴焉惓焉心絕志悲

而已矣○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

發于聲爲

哭偯哭餘聲也記云大功之喪三曲而偯

不偯氣竭幾盡不能委曲也

禮間傳曰斬衰之哭若往

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又曰大功之哭三曲而偯鄭註云三曲一舉聲而三折

也偯聲餘從容也斬衰則不偯聲故不委曲也○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

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儀禮曰朝夕哭不辟子卯又曰死三日而

殯三月而葬遂卒哭將且而禭則薦又曰
期而小祥曰薦此常事又期而大祥曰薦
此祥事中月而禭是動于貌爲禮無容觸

月也吉祭猶未配

地局忝不暇修儀也

即此正義曰觸地無容此禮記問喪之文

也以其悲哀在心故形變于外所以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

出於口爲

言不文內痛無已不暇修詞也

正義曰喪服四制云

三年之喪君不言又云不言而行事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鄭玄云扶而云言不文則是謂臣下也雖則有言志在哀感不爲文飾也以至服美有所不安故服衰麻

正義曰孝子喪親心如斬截爲其不安美飾故聖人制禮令服縗麻當以麤布長六

寸廣四寸麻爲腰經首經俱以麻爲之纓

之言摧也經之言實也孝子服之明其心

實摧聞樂有所不樂故不聽樂正義曰言

痛也悲哀在心雖聞樂聲不爲樂也食旨美之味有所不甘故

食蔬食嚴植之曰美食人之所甘孝子不

美味也間傳曰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既虞

卒哭蔬食水飲不食菜果是蔬食水飲也

韋昭引曲禮云有疾則飲酒此六者皆孝

子哀戚之真情人心自有非聖人強之也

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申申曰如之何對

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

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布幕衛也繆幕魯

也○方氏孝孺曰三年之喪自中出者也

非強乎人也因其心之不安莞箚也故執
上寢苦因其不甘於肥厚也故啜粟飲水
因其不恣於佚樂也故居外次不聞樂
豈制於禮而不爲哉情之不能止也

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
人之政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

禮三年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三日過三日

則傷生矣所以三日而食教天下之民無

以哀死而傷生者

禮記問喪云親始死傷
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

口三日又問傳稱斬衰三日不食三日而
食者劉炫言三日之後乃食謂滿三日則
食也○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
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

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企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性者人所受于天以生者也愛而後能起親本出於性若哀毀而至于傷生則反至于滅性禮所謂不勝喪比于不慈不孝是已故雖毀瘠而不使至于滅性此聖人之

政所以全其孝也

正義曰聖人制禮施教不令致於殞滅曲禮云

居喪之禮毀瘠不形又曰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是也○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

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

孝子之心何有限量聖人

爲之立制不過三年所以示民有終竟之

時使賢者俯從不肖企及也此皆聖人因

人情而節文之無賢愚貴賤一也

正義曰禮記三

年問云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鄭玄

云達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喪服同制曰此

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

不及檀弓曰先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

之不至焉者企而及之也起踵曰企俛首

曰俯○又曰夫孝子有終身之憂聖人以

三年爲制者聖人雖以三年爲文其實二

十五年而畢故三年問云將由夫修飾之

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斯

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

制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

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
喪服四制曰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
悲哀三年憂思之殺也故孔子云于生三
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所以喪必三年爲
制也○孔子曰拜而後稽顙顙乎其至也
稽顙而後拜順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
其至者○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
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爲至痛極也○
橫渠張子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
兩月爲禫共二十七月禮鑽燧改火天道
一變其期已矣情不可以已於是再期又
不可以已於是加之三月是二十七月也

爲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簠簋而哀戚之
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

音棺

官槨音郭衾音欽簠音甫簋音
鬼擗毘亦反踊音勇厝音醋

此又自聖人之政而詳言之其始死也爲

之棺以藏體槨以附棺衣衾以周身然後

舉而歛之

正義曰周尸爲棺周棺爲槨槨

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于水

槨周于棺上周于槨白虎通云棺之言完

也易繫辭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槨之

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

以棺槨禮記云有虞氏瓦棺夏后氏璽周

殷人棺槨周人牆置翬則虞夏之時棺槨

之初也衣謂襲與大小歛之衣衾謂單被

覆尸薦尸所用從初死至大歛凡三度加

衣也一是襲也謂沐尸竟著衣也二是小

歛之衣也不復用袍衣皆有絮也三是大

歛也衣皆禪衿也喪大記云布給二衾君

大夫士一也鄭玄云二衾者或覆之或薦之是舉尸所用也棺槨之數貴賤不同皇侃據檀弓以天子之棺四重合厚二尺四寸也上公三重合厚二尺一寸也侯伯子男二重合厚一尺八寸上大夫一重合厚一尺四寸下大夫亦一重但屬四寸合厚一尺士不重無屬唯大棺六寸庶人卽棺四寸檀弓云栢槨以端長六尺又喪大記曰君松槨大夫栢槨士維木槨是也○橫渠張子曰古之槨言井槨以大木自下排上來非如今日之籠棺也故其四隅有隙可以置物也○國子高曰塋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槨周於棺土周於槨反壤樹之哉其朝夕奠也不見其親之存陳奠簠簋而哀傷痛感之方曰簠圓曰簋祭器也

正義

日簋簋祭器也周禮舍人職曰凡祭祀供
簋簋實食陳之是簋簋爲器也鄭玄云方
日簋圓日簋盛黍稷稻粱器也檀弓云奠
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陳簋簋在
衣衾之下哀以送之上舊說以喪大斂祭
是不見親故哀戚也○或曰此言朝夕朔
望之奠簋盛稻粱器外方內圓簋盛黍稷
器外圓內方按士喪禮朝夕奠脯醢而已
盛以籩豆朔月殷奠始有黍稷盛以瓦敦
卿大夫祭禮少牢饋食亦止用敦盛黍稷
以公食大夫禮推之竊意天子諸侯之殷
奠乃備黍稷稻粱而器用簋簋此蓋舉上
而言其將葬而祖餞也不忍其親之去女
之也

擗男踊相與號哭涕泣而盡哀以往送之
擗以手擊胸也踊以足頓地也哭者口有

聲泣者目有淚送送葬也

正義曰問喪云在牀曰尸在棺

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懣氣盛故袒而踊之婦人不宜袒故發胸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壞牆然則是女質不宜極踊故以辯言之據此女既有踊則男亦有辯是互文也又按既夕禮柩卻下而載之商祝飾柩及陳器訖乃祖註云還柩鄉外爲行始然則祖始也以生人將行而飲酒曰祖故柩車既載而設奠謂之祖奠是送之之義也○擗踊哀之至也有算爲之節文也三日而後殮者亦俟其生也○高子臯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既殯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然如不及其反而息○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爲喪乎足以爲法矣小子謹之

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
反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
小子識之我其爲墓于郊則必卜其墓穴
未之能行也

之宅塋域之兆必得吉而安居以塋之

正義

曰宅墓穴也兆塋域也士喪禮筮宅鄭云
宅墓居也詩云臨其穴惴惴其慄鄭云穴
謂冢壙中也故云宅墓穴也周禮冢人掌
公墓之地辨其兆域則兆是塋域也塋事
大故卜之者孔安國云恐其下有伏石涌
水泉復爲市朝之地故卜之○司馬溫公
孝經指解云卜其宅兆而安居之謂卜地
決其吉凶正非若今陰陽家相其山岡風
水也地美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然則曷
謂地之美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
處也而拘忌者或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
吉凶甚者不以奉先爲計而專以利後爲

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又曰孝子
以安親爲心則地不可以不擇其擇也不
可以太拘擇而不至於太拘則葬不忠其
不時○司馬溫公又論葬者人子之大事
死者以窆安爲安宅死而未葬猶行而未
得其歸也是以孝子雖愛親留之不敢久
也古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
踰月而葬是舉其中制而言之按禮未葬不
月而葬是舉其中制而言之按禮未葬不
變服啜粥居廬寢苦枕塊蓋孝子之心以
爲親未獲所安已故不敢安也今世信葬
師之說旣擇年月日時又擇山水形勢以
爲子孫貧富貴賤賢愚壽夭盡係於此而
其爲術又多不同爭論紛紜無時可決乃
至終喪除服或十年或二十年或終身或
累世猶不葬至爲水火所漂焚他人所投
棄失亡尸柩不知所之者豈不哀哉人所
貴有子孫者爲其死而形體有所付也旣

而不塋則與無子孫而死于道路者奚以異乎詩云有死人尚或殮之况爲人子乃忍棄其親而不塋哉大抵世之遷延不塋者多以昆弟各懷自利之心而野師俗巫又從而誑惑之甚至偏納其賂而給之以私已愚而無知者安受其欺而弗悟也以某山強則某支富某山弱則某支貧非惟義理所不當問雖近世陰陽書亦有深排其說者惟野師俗巫則張皇煽惑以爲取利之資擇地者必先破此謬說而後無大拘之患爲人子者所當深察也○草廬吳氏曰將置柩於其處必乘生氣無地風水泉沙礫樹根螻蟻之屬及他日不爲城郭溝池道路然後安卜者決之于神也不卜則擇之以人塋書備言其術之理可稽焉中州土厚水深不擇猶可偏方土薄水淺凡地不皆可塋苟非其地尸柩之朽腐敗壞至速與舉而委之于壑同孝子之心

恐乎先擇後卜尤爲謹重所謂謀及乃心
謀及上民而後謀及卜筮也按喪禮筮宅
卜曰大夫以上則葬日與宅兆皆用龜卜
或亦用筮此云卜蓋通言之○或問趙訪
曰孝經所謂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者果爲
何事對曰聖人之心吉凶與民同患也而
不以獨智先群物故建龜筮以爲此慎終
生民立命而窀穸之事亦得用焉
之孝也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
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
而葬凡附于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
耳矣喪三年以爲極亡則弗之忘矣故君
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
樂○按必誠謂于死者無所欺必信謂于
生者無所疑雖已葬而不忘其親所以爲
終身之憂而忌日不樂也冢宅崩毀出于
不意所謂一朝之患惟其必誠必信故無
一朝之患也○董鼎曰其始死也爲之棺

以周衣梓以周棺衣衾以周身然後舉而
歛之其將葬也陳其簠簋奠以素器而不
見親之在則傷痛而哀感之其祖餞也女
辨男踊號哭涕泣而不忍親之去則悲哀
而往送之爲墓于郊不可苟也則卜之冢
穴曰宅墓域曰兆必得吉而安厝之此皆
慎終之禮也○楊氏東明曰朱紫陽昭穆
葬圖儒家相與守之則根本睦族之義備
矣真瑩制之善經也自堪輿之術行而昭
穆之法壞不知家門興替係德厚薄操縱
予奪天尸其柄故天所予者必不以無地
獲咎天所奪者必不以有地蒙休何者地
之理當不勝天之靈而以術求終不若以
德致者不爽也且彼信地理者謂地靈乎
不靈乎不靈也擇之奚益也果靈也又奚
至不論其人而槩予之福乎然此猶以禍
福言也若論其流弊則葬而復遷遷而復
改令死者骨骸轉徙靡定甚且停柩待地

至子死孫衰不克下土
此豈仁人孝子所忍乎

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

其既葬也各循其應立宗廟之禮制而爲
之遷主于廟始以鬼享之稱鬼者神之也

禮記祭法天子至士皆有宗廟王立七廟
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
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
乃止諸侯五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
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大
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
嘗乃止適上二廟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
乃止官師一廟曰考廟庶人無廟○按宗
尊也廟貌也言祭宗廟見先祖之尊貌也
祭義曰祭之日入室僂然必有見乎其位

周還出戶慨然必有問乎其歎息之聲是也○檀弓曰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胡曰祔祖父則是卒哭之明日而祔未卒哭之前皆喪祭也既祔之後則以鬼禮享之然宗廟謂士以上則春秋祭祀兼於庶人也○橫渠張子曰喪須三年而祔若卒哭而祔則三年都無事禮卒哭猶存朝夕哭若無祭於殯宮則哭于何處古者君薨三年喪畢吉禘然後祔因其祫禘主藏于夾室新主遂自殯宮入於廟國語言日祭月享禮中皆有日祭之禮此謂三年之中不徹几筵故有日祭朝夕之饋猶定省之禮如其親之存也至於及其久也祔祭須是三年喪終乃可祔也

寒暑變更必有怵惕悽愴之心春秋祭祀以時而思如思其笑語思其居處之思四

時皆祭言春秋者省文也

祭義云雷露既降君子履之必

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是也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

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

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祭之日樂與哀

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祭之明日明發不

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君子有終身

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

夫日志有所至而此追遠之孝也

董鼎曰為廟於

不敢盡其私也此追遠之孝也

家必有制也則為之三年喪畢還主於廟

始以鬼而禮享之及其久也寒暑變遷益

用增感春秋祭祀以寓所謂聖人之政因

時思此皆追遠之禮也

所謂聖人之政因

情節文無賢愚貴賤一者此也

董鼎曰君子有終身

之喪念親之意何有窮已聖人之政因人之情爲之節文使過之者附就不至者企及○伊川程子曰凡事死者皆當厚于奉

生者

新昌令應氏曰經云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則祭之說豈止爲居喪時也伊

川先生曰豺狼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厚于自奉而薄于先祖甚不可也某嘗修六禮大畧家必有廟廟必有主月朔必薦新時祭用仲月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忌日迎主祭十正寢凡事死者皆當厚于奉生者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可使漸知禮義○或問俗節之祭朱子曰韓魏公處得好謂之節祀某家依之但七月十五日用浮屠說素饌祭某却不用初張敬夫廢俗節某問公于端午須吃粽重陽須飲茱萸酒不祭而自奉于汝心安乎此孝經所謂以時思之之大義也

又曰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

大明會典曰地

之美者神靈必安子孫必盛所謂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他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畊犁所及卽所爲美地也古人所謂卜其宅兆者正此意○橫渠張子曰正叔嘗爲塋說有五相地須使異日決不爲道路不置城郭不爲溝渠不爲貴家所奪不致畊犁所及

○西山真氏曰浮

屠之教得行由吾儒之禮先廢不復祭禮

則居喪者悵悵無以報其親

按真氏謂浮屠之教得行

由吾儒之禮先廢使今之居喪者始死有莫朔有殷奠虞祔祥禫皆有祭旣足以盡人子追慕之情則于世俗之禮且將不暇爲之矣不復祭禮而徒曰勿用浮屠未見

其可也○伊川先生家治喪不用浮屠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之

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此總結全篇始終之意言孝子事親於其生也事之以愛敬如前章所云者於其死也事之以哀戚如此章所云者

朱子曰父子之大倫

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也子之於父生則敬養之歿則哀送之所以致其孝之誠者無所不用其極而非虛加之也以爲不如是則無以盡吾心云爾○董鼎曰人之情一錢之錐視爲已物必營護之一飯之恩常爲已惠必思報之父今生我母今

鞠我父母之德較之一飯之恩孰小孰大
父母之身比之一錢之錙孰重孰輕尚能
思報一飯之恩營護一錢之錙則所以思
報父母營護父母者宜知所盡心而竭力
矣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生事愛敬也
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死事哀戚也
生民之道以孝爲本盡於此矣養生送死
其義爲大備於此矣

草廬吳氏曰民之生也心之德爲仁仁之

發爲愛愛親本也及人未也故孝爲生民
之本義者宜也生而愛敬死而哀戚理所
宜然故曰然後孝子事親之道終於此矣
正義曰愛敬孝行之始也哀戚孝行之終
也備陳死生之義以盡孝子之情言孝子
之情無所不盡也○馮夢龍曰按前言夫
孝終於立身此言孝子之事親終矣乃知

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卽愛敬哀戚之完局也夫孝之大至

於生死始終無所不盡其極於膝下親嚴之性始圓滿於天經地義之理始貫徹於

德教政令之化始暢遂謂之德之本而教

所由生又何疑哉噫此夢周公爲東周之

素心而特寄之一堂問答間其旨深遠矣

祭統曰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歿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祭義曰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慾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

夫安得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
思終身弗辱也○孫本曰末復總結全篇
之義蓋至此而孝子事親之道終矣著之
爲經乃孔子平生所蘊治天下之大經大
法而出於一時問答之語又何疑哉今合
前後而觀之序次詳明脉絡通貫始終具
備本末兼該誠六經之總會也奚俟采輯
裝綴而後成經乎於戲是經之宏綱鉅目
章章如是乃以爲童習而○呂維祺曰孝
弁髦之甚哉其侮聖言也

經統百行之宗居六經之要其言大而有
本約而易操施之無窮蓋堯舜以來相傳
之心法而治天下之大經大本也天地鬼
神古今貴賤始終常變無非一孝包羅真

是徹上徹下道理豈可僅以溫清問視之
節視之非明於大孝達孝之義者不足語

於此

熊氏本曰孔門之學惟曾氏得其宗

章句頗亦相似學以大學爲本行以孝經

爲先

自天子至庶人一也堯典一篇大學

孝經之準也自克明峻德以至親睦九族

極而

百姓之昭明萬邦之於變大學之序

也孝之爲道蓋已具於親睦九族之中矣

何也

一本故也自是舜以克孝而徽五典

禹以致孝而敘彝倫伊尹連成湯之德一

則曰

立愛惟親二則曰奉先思孝人紀之

修孰大乎是文武周公帥是而行備見於

禮記

所載上而宗廟之享下而子孫之保

其爲孝茂有加焉功化之盛至使四海之

內人人

親其親長其長一鱗毛一茅甲之

微無不得所嗚呼二帝三王之教可謂大矣孝經一書卽其遺法也世入春秋皇綱紐解孔子傷之三復昔者明王孝治之言思之深望之切矣○朱鴻曰善事父母曰孝善事兄長曰弟此特孝弟所由名耳經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斯大孝之謂與昔史臣贊堯曰克明峻德以致九族曰昭明日協和時雍皆峻德所致也夫子贊舜之大孝曰德爲聖人曰尊富曰宗廟子孫皆大德所致也孟子謂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又曰守身爲大乃知身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敬身修德孝之切務也曾子以居處不莊至戰陣無勇悉云非孝經首序天子之孝曰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至庶人則曰謹身節用以養父母夫以德教刑四海天子之孝也謹身養父母庶人之孝也是卽大學壹是以修身爲本也曾子曰大孝不匱不匱之施此孝之大者

也若禮記所載特孝子孝親儀則經文論孝自始終節目及推行功效無所不備極而言之雖虞周之孝尚以爲歡愉而論之寒天地橫四海施後世無朝文孝之功用大矣○又曰天子庶人壹是以孝爲本爲人

上者尤德教所自出孝治之原也其可忽

諸

文定胡氏曰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董鼎曰孔子此書雖以授曾子而

備言五孝之用則自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皆所通行而爲人上者又德教之所

自出故一則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二則曰明王以孝治天下三則曰明王事父孝事

母孝至末章則亦曰教民無以死傷生又曰示民有終也是則孝者天地之經人道

之本誠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先務也故雖生事塋祭貴賤有等禮不可違而秉彜好

德之心則自天子達於庶人無貴賤一也
聖人之爲生民慮者豈不深且遠哉然則
感人心厚風俗至德要道又何以加於孝
○虞氏淳熙曰聖人所以通神明之德者
惟孝乎五際總五經含五常孕育三才
而靈然獨存者也其結字也子戴老老焉
子鴻濛以降年莫老於太極而兩儀爲之
伯長經曰事天事地是大易稱父稱母之
文而推原性真開闢經義則又太極生生
之大指矣仲尼旣成春秋年踰七十始呼
弟子以開宗揭周公而示行配天雖大契
性猶難必若大學之修身中庸之誠身七
篇之守身然後見遺體之大全而紹性宗
之正脉也此慈湖楊子所以首倡學卽孝
字之說也

右第十八章蓋言孝子事親之變以終

一篇之意生事愛敬以下總結之也

可謂至精約矣

古文今文皆有古文無四也字餘同今文

今文爲喪親章一朱子曰亦不解經別發一義其語尤精約也○按朱子刊誤跋云熹舊見良山胡侍郎論語說疑孝經引詩非經本文初甚駭焉徐而察之始悟胡公之言爲信而孝經之可疑者不但此也因以書質之沙隨程可久丈程答書曰頃見玉山汪端明亦以爲此書多出後人傳會于是乃知前輩讀書精審固已及此又竊自幸有所因述而免于鑿空妄言之罪也因欲掇取他書之言可發此經之旨者別爲外傳顧未敢爾○

虞氏淳熙曰朱子於孝經雖稍疑其誤而于首章則斷以爲經文于卒章

則贊以爲精約于紀孝行五刑感應
等章則并以爲格言未嘗不尊信而
表章之也○河南張恒嘗問孝經何
以有今文古文之別草廬吳氏曰黃
帝時倉頡始造字周宣王時史籀因
倉頡字更革爲大篆秦始皇時李斯
因史籀字更革爲小篆倉頡字謂之
古文秦人以篆書繁難又作隸書取
其省易專爲官府行文書而設自此
人趨簡便習隸者衆習篆者寡公私
通行皆是隸書經火于秦而復出于
漢當時傳寫只用世俗通行之字武
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屋壁得孔鮒所
藏書禮及論語孝經皆倉頡古文
後人稱漢儒隸書傳寫之經爲今文
以相別異云爾古文書孔安國獻之
遭巫蠱事不及傳行安國沒後其書
無傳東萊張霸說言受古文書成帝

時微至較其書非是漢志所載武成
之辭卽張霸僞古文書也古文禮五
十六篇內十七篇與今文儀禮同餘
三十九篇謂之逸禮鄭玄註儀禮
記屢嘗引用孔穎達作疏之時猶有
後乃廢于天寶之亂古文論語二十
一篇與魯論語齊論語爲三古文孝
經二十二篇與今文孝經爲二魏晉
而後不存隋人以今文孝經增減數
字分析兩章又僞作一章名之曰古
文孝經其得之也絕無來歷左驗隋
經籍志及唐開元時集議顯斥其妄
邢昺正義具載詳備可考司馬溫公
有古文孝經指解蓋溫公謂古文尤
可尊也而不疑後出之僞朱子刊誤
姑據溫公所註之本非以古文優于
今文而承用之也學者豈可因後
儒之傳會而廢先聖之格言也

瓊山丘濬曰按孝經孔曾問答之言而曾氏門人所記也首言孝爲至德要道而教之所由生因孝而推言及悌蓋以孝者必悌未有孝而不悌者也教以孝以敬天下之父教以悌以敬天下之兄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推其極以至于通神明光四海是則孝悌雖曰爲治之要道其實人君之至德也而德之所以爲德則以敬爲本

焉

呂維祺曰謹按孝經大意孔子爲明
先王以孝立教而發孝德之本教所
由生其綱領也自身體髮膚至未之
有也皆言孝德之本而教在其中自
甚哉孝之大也至名立於後世矣皆
言教所由生而本於孝自若夫慈愛
恭敬至末復因曾子之問而推廣極
言之無非申德本教生之意前後語

意相承脉絡貫通而其理至廣大復至精約真聖人之言也後儒紛紛致疑而以意改之或未揆之理耳程子曰讀書者當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可見又曰易其心自見義理只是義理甚分明如履平坦道路

孝經大全卷之十四

明新安呂維祺箋次

孔曾論孝

呂維祺曰孔子之門人恭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而孔子獨以孝經傳之曾子何也蓋曾子生平最篤孝而其弘毅忠恕又足以任道今觀孔子平日論孝獨諄諄於曾子而曾子論孝或述聞或翼經又多本之孔子之言則孝經

授受夫亦愈可知矣至戰戰兢兢如臨
深淵如履薄冰三語乃孝經授受之心
法也而曾子有疾與門弟子永訣其所
詠詩亦祇此三語而已卽千古聖人相
傳之大孝心法亦不過此首孔曾論孝

孔子曰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也信德之厚

也忠德之正也參也中夫四德者哉

弟中並
去聲

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
益孝上尊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寬上

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
下耻爭上強果則下廉耻民皆有別則貞則
正亦不勞矣此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

樂音雒好惡並
去聲治平聲

樂正子春曰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虧其體不辱
其身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孝子一舉
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
不敏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一出言而不敢

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
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

道正路也徑捷出邪徑也游徒涉也惡言
不出於口已不以惡言加人也忿言不反
於身則人自不以忿言復我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
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可謂孝矣

按生事三語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橫平聲

溥舊讀爲敷今如字詩大雅文王有聲之

篇方氏曰置者直而立之溥者敷而散之
施言其出無窮推言其進不已放與孟子
放乎四海之放同準言人以是爲準

祺按此蓋廣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一章
大意而卽引孝經所引自西自東自南自
北無思不服之詩申言之曰此之謂也可
謂至深切著明矣

曾子曰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言不自
舍也不耻其親君子之孝也

祺按此蓋申言孝經士孝章引詩之意

曾子曰孝子不登高不履危不苟笑不苟訾
隱不命臨不指故不在尤違之中

祺按此蓋申孝經身體髮膚不敢毀傷之

旨

曾子曰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謂也
未有長而順下可知者弟弟之謂也未有治
而能任可知者先修之謂也

弟弟上弟字
並治去聲

祺按此蓋申言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

於君三段之意

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

與平聲養去聲

祺按此蓋申父有爭子一章之意而重言是何言與卽述孔子之言以立論也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

知免夫小子

祺按此蓋曾子以孔子所言孝經喫緊三語傳之門弟子所謂傳得其宗以此

孝經大全卷之十四

終

孝經大全卷之十五

明新安呂維祺箋次

曾子孝言

呂維祺曰曾子平日論孝多矣非親承聖訓實體諸身其言之親切有味何以至此謹輯錄其平日所言之孝凡二十有九則或未聞孝經以前之言與已聞孝經以後之言皆不可知然亦足以明曾子之體認孝經至精切矣次曾子孝

言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養俱去聲樂音雅

方氏曰怡聲以問所以樂其耳柔色以溫所以樂其目昏定所以安其寢晨省所以安其處忠者盡己之心也飲食忠養以上

是終父母之身愛所愛敬所敬則終孝子之身也

曾子曰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

惡去聲

曾子曰爲人子而不能孝其父者不敢言人

父不能畜其子者爲人弟而不能承其兄者
不敢言人兄不能順其弟者爲人臣而不能
事其君者不敢言人君不能使其臣者也故
與父言言蓄子與子言言孝父與兄言言順
弟與弟言言承兄與君言言使臣與臣言言
事君

曾子曰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
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
曾子曰親戚不說不敢外交近者不親不敢

求遠小者不審不敢言大

說音悅

親戚謂父兄外謂外人近卽親戚遠卽外人小謂家大謂國與天下此三言欲人先修孝弟於家耳

曾子曰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訊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爲人子之道也

齊俱音側

孝子承親命固當從遇難從之命將若之何唯通巧變故父母安之亦無所失曾子

云此豈亦有得於大筮則走之訓歟

曾子曰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故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爲孝年既耆艾雖欲悌誰爲悌故孝有不及悌有不時其此之謂與

六十曰耆耆之言久也五十曰艾艾之言老也人生以百年爲期然其間有疾病老幼之變不能常也故君子思其養之不可復追而及時先行之若親沒則養不逮已

老則兄不存欲行孝悌不可得已曾子曰
木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此孝
有不及之意也李勣曰姊年老勣亦老雖
欲數爲姊煮粥得乎此悌有不時之意也
曾子曰父母生之子弗敢殺父母置之子弗
敢廢父母全之子弗敢缺故舟而不游道而
不徑能全肢體以守宗廟可謂孝矣

曾子曰養有五道修宮室安牀第節飲食養
體之道也樹五色施五彩列文章養目之道

也正六律和五聲雜八音養耳之道也熟五穀烹六畜酥煎調養口之道也和顏色說言語敬進退養志之道也此五者代進而後用之可謂善養矣

養並去聲酥與和同說音悅

曾子曰孝子言爲可聞所以悅遠也行爲可見所以悅近也親近而附遠孝子之道也

行去

聲

曾子曰孝子惡言滅焉流言止焉美言與焉故惡言不出於口煩言不及於已

曾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易以俟命不行險
以徼倖孝子游之暴人違之出門而使不以
或爲父母憂也險途隘巷不求先焉以愛其
身以不敢忘其親也孝子之使人也不敢肆
行不敢自專也父死三年不敢改父之道又
能事父之朋友又能率朋友以助敬也

易去聲

曾子曰君子之孝也以正致諫士之孝也以
德從命庶人之孝也以力任食任善不敢臣

三德

曾子曰孝子之於親也生則有義以輔之死則哀以泣焉祭祀則泣之以敬如此而成於孝子也

曾子曰夫行也者行禮之謂也夫禮貴者敬焉老者孝焉幼者慈焉少者友焉賤者惠焉此禮也行之則行也立之則義也

曾子曰父母之讐不與同生兄弟之讐不與聚國朋友之讐不與聚鄉族人之讐不與聚鄰

子夏過曾子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爲公費
乎曾子曰君子有三費飲食不與焉君子有
三樂鐘磬琴瑟不與焉子夏曰敢問三樂曾
子曰有親可畏有君可事有子可遺此一樂
也有親可諫有君可去有子可怒此二樂也
有君可喻有友可助此三樂也子夏曰敢問
三費曾子曰少而學長而忘此一費也事君
有功而輕負之此二費也久交友而中絕之

此三費也

與去聲樂
並音雅

卷之六 五經 卷之六

曾子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德貴貴
貴老敬長慈幼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
所謂貴德爲其近於聖也所謂貴貴爲其近
於君也所謂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所爲敬長
爲其近於兄也所謂慈幼爲其近於弟也追聲
單居離問於曾子曰事父母有道乎曾子曰
有愛而敬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中道
則諫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已從而不諫非孝
也諫而不從亦非孝也孝子之諫達善而不

敢爭辨爭辨者作亂之所興也由已爲無

咎則寧由已爲賢人則亂孝子無私樂父母

所憂憂之父母所樂樂之

之行行字中字並去聲

曾子曰事父可以事君事兄可以事師長使
子猶使臣也使弟猶使承嗣也忿怒其臣妾
亦猶用刑罰於萬民也是故爲善必自內始
也內人怨之雖外人亦不能立也

長上聲

曾子曰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禮之貴君子之
孝也忠愛以敬反是亂也盡力而有禮莊敬

而安之微諫不倦聽從不怠懽忻忠信咎故
不生可謂孝矣盡力而無禮則小人也致而
不忠則不入也是故禮以將其力敬以入其
忠飲食移其味居處溫愉着心於此濟其志
也

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
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曰反哭於爾
次曾子北面而吊焉

或問於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

褻其餘與君子既食則褻其餘乎曾子曰吾
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
于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爲哀也子不見
大饗乎

與平聲

設遣奠訖卽以牲體之餘包裹而置之遣
車以納壙中父母家之主今孝子以客禮
待之此所以爲悲哀之至也

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
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

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
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爲而死其
親乎

言三代送葬之具質文隨時非有他意若
如憲言則夏后氏何爲而忍以無知待其
親乎

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
以爲薑桂之謂也

喪有疾居喪而過疾也以其不嗜故加薑

木之味

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申曰如之何對曰
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
粥之食自天子達布幕衛也繆幕魯也

齊音咨

穆公魯君申參之子也厚曰饘稀曰粥幕
所以覆于殯棺之上衛以布爲幕諸侯之
禮也魯以繆爲幕蓋僭天子之禮也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
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

學宣見夫子居庭親在此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子避席曰參不及宣其學也

已

說音悅

讀書學文之事孝敬慈力行之事論語曰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申抱足曾子曰吾何以告汝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飛鳥以上爲卑而增巢其巔魚鱉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不以利害身則厚安從至乎

行去聲

曾子曰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此四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曾子曰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

泄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哉及於親敢不敬乎

陳與

同陣

曾子曰烹熟羶薌牢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

養去聲已音以

曾子曰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

曾子曰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

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
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其行之行去聲養並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孝經大全卷之十五 終